

青春的光辉

吳強 阮章竟等著

青春的光輝

吳強 阮章竟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青春的光輝

吳強 阮章竟等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940 1/32 6 3/8印張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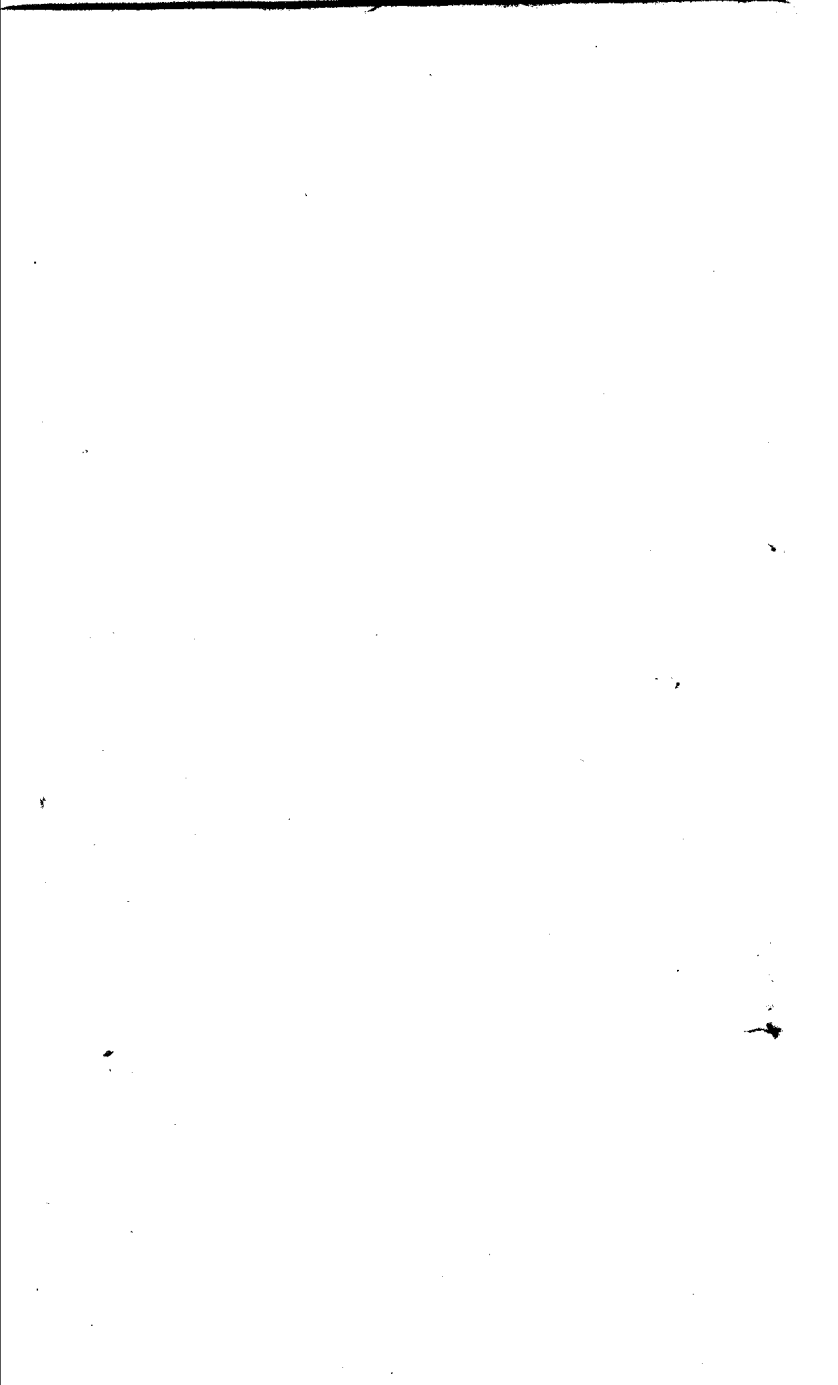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0 定价(4) 0.48元

內 容 提 要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党的教育下，广大青年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質迅速成長，在劳动、学习、日常生活里边，随处显示出共产主义的道德力量。这本集子所收集的九篇文章，都是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繪，表現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思想。其中，如《米燕霞》是描写农村青年妇女如何在党的支持下，击败落后分子的譏刺和嘲笑，并采取各种措施，为实现棉花高额丰产而奋斗。《新媳妇》和《雪紛紛》是描写两个农村青年妇女在劳动上，在处理家庭問題上，在对待集体事业的态度上，所表現出来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力量。《矿山医生》、《探矿》、《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我們播种了友情》、《开学》、《兰帕記》等篇，也都通过不同的角度，表現了广大青年如何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長着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質，和光輝燦爛的性格。这些作品，主题思想鮮明，足以鼓舞我們的革命干劲。文笔通俗流暢，既适合于广大工农青年閱讀，也适合在劳动空隙中进行朗誦。

目 次

米燕霞·····	王汶石	3
新媳妇·····	浩 然	20
雪紛紛·····	浩 然	45
矿山医生·····	阮章竞	63
探矿·····	萧 子	91
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	康 濯	101
我們播种了友情·····	刘 真	130
开学·····	吴 强	151
藍帕記·····	韓文洲	172



米 燕 霞

王 汶 石

一张大字报惹起的一场冲突，现在还没收场。几个好心肠的邻居，曾经企图调解，可是被攻击的一方，全是那等烈性女子，说啥也不肯议和。

这事出在渭河南岸一个村庄，时间是今年四月十九、谷雨节的前一天。这天，全县男女对麻雀展开疲劳歼灭战，下午六时三十分，夕阳西沉时，县总指挥部发布了胜利停战的命令，漫川遍野、手执长竿大旗的战斗员，陆续收兵回村。

这时，在我们说的这个村庄里，一群战斗归来的社员，聚在社管会大门外，望着墙壁上一张新贴的大字报，吵吵嚷嚷，争议纷纷。这张报，分作上下两大栏。下栏画着九个妇女，每个人物身上都写着名字，她们站在高高的房脊上用力吹胰子泡，前后左右，泡沫纷飞，旁边题了四

个大字：一吹就破。上栏写着一首快板詩，念来順口，頗值得照抄：

說吹牛，道吹牛，
想吃牛肉不用愁，
不信去問米燕霞，
吹牛小組她为头；
籽棉千五夸海口，
本系人前卖风流，
不是一队救了駕，
种籽不夠鬼神愁，
快給政府建个議：
捉住吹牛匠，應該把稅抽。

这张报攻的是本村棉花姑娘組。組長米燕霞，一个未出閣的中学毕业生，領導了八員女青年（全是未婚姑娘），經營了四亩棉花高产試驗田，指标是亩产两千斤。一个月以前，她們打扮的花枝招展，抬着保証書，向棉花丰产进军大会献礼时，就有一帮人远远蹲在路边的粪堆上，怪眉怪眼，风言浪語，一唱一和地撇凉腔：“这几日街上牛肉賤了！”“可不是！用刀宰要上血稅；吹死的牛不見血，沒稅啊！”“也不怕兽医站干涉！”

“她們才不怕哩，兽医站問起，就說牛得的是臃症。”……。姑娘們听到这些不三不四的风凉話，理也不理，挺起胸脯，气昂昂地把辮子向后一甩，照直奔向会場。这却叫那帮說怪話的人心里老大不快活。他們嘴上不再說什么，却在冷眼旁觀，等候机会；这机会，到底讓他們等着了。原来，前天播种棉花时，棉花姑娘組，借用的是三队的条播机，漏斗的調节器，計算有錯誤。結果准备的种籽不够了，到一队借了些种籽，反对派便捉住这个事实，貼出张大字报来。

不知讀者同志讀了这张大字报会有什么感想。在这里的社員，却一个个气得不得了。“什么話！……什么話！”一个头剃得很光的大个子，唾星四濺，“还是个共青团員！哼！……出这种报……”一个中年妇女插嘴道：“这是张冷水报。整风領導小組怎么糊涂成这样子，准这报貼出来。試問，几个剛露出地皮的嫩姑娘，受得住这一打击么？”她一边說一边望着十步开外一株大树。大树下，坐着几个姑娘，她們，有的脹紅着臉，有的低着头，有的噘着嘴，頂小的一个名叫芸芸，气得放声哭了。

“揭下来！”剃光头的汉子憤怒地說。

“揭，揭，揭，揭了对着呢！”几个人附和。

这时，蹲在人背后的一个小伙子站起来，搭了腔：“看誰敢揭！”那是联名出报人的头儿。李鐘有就是他的名字。中等个儿，方臉，牙齿洁白，一臉驕气，不足二十岁，在村里，是个有名的“大搗”，平时劳动倒挺出力，就是瞧不起人，特別瞧不起女孩子，有事沒事，总爱同女孩子們作对。他一直蹲在一旁欣赏他的杰作，想听到几句贊美，看到那几个姑娘噘着嘴、哭鼻子，他很高兴；这陣儿听到有人反对，抨击，冲撞了他的自尊心，他才驀地站起来，提出抗議：“你們要压制批評还是怎的？”

“嚟！帽子倒不小！”剃光头的汉子說，“我豁出犯錯誤，把你这个‘民主’先压制一下，看你要怎的？”他轉过臉来望着群众。

“揭，揭，揭！”群众中許多人拥护他。

光头汉子跳上台阶。李鐘有頓脚大罵，并威吓地說：他要到整风領導小組去告状。光头汉子不理他那一套，伸手去扯那张大字报，忽然，背后有个女子喊道：“慢来！慢来！你扯不得！”大家轉过身来，看見吶喊的人，不禁吃了一惊。

阻挡的人，撥开人群，走上台阶，和光头汉

子站在一起。大家看得清楚，她不是別人，正是米燕霞本人。她是個十九歲左右的姑娘。我敢向讀者保證，她絕對不象李鐘有畫的那個樣子；李鐘有的手筆實在不高明，他會把一只娟秀的鵝，畫成一只脫了羽毛的鴨子。站在階台上的米燕霞，秀氣，丰满，高挑個兒，論風度，活象一株花朵盛開的玉蘭。只是這時候，她的臉色氣得有點兒蒼白，她那挺起的胸脯在微微顫動，一雙映着夕陽余輝的眼睛，籠罩着暮靄般的激動的霧氣。她咬着口唇，盯着李鐘有，站在大字報下，一動不動地沉默了幾分鐘，最後，極力平靜地說：“鐘有！這張大字報，你收回不收回？”

“不！”鐘有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頂好再想想！”燕霞又說。

“沒啥想頭！”

短暫的沉默。

光頭漢子又大聲訓斥鐘有。燕霞一擺手打斷他的話，接着問道：

“你們幾個料定我們是吹牛，達不到指標？”

“你對大字報的內容，領會得很深刻。”鐘有調皮地說。

“你們看得准？”

“比天气預报准多了。”

“如果我們超額呢？”

鐘有輕蔑地笑了笑，說道：“我們手着地，腳朝天，顛倒地，在你們面前繞一匝再一匝。”

“真的？”燕霞說，“我怕这是你一时說溜了嘴！”

“我的嘴上有保險机，”鐘有說，“从来不会走火。”

燕霞指着大字报，說：“你怎么沒写上？”

“現在写也不迟！”鐘有意气昂揚地奔进社管会，拿来一支毛笔，當場填上自己的諾言。

“再問一遍，”燕霞很生气又很認真地問，“你真的不愿收回这张大字报了？”

“你如果害怕吹牛的名声傳出村去，我可以收回。”

“好！咱們就談到这里。”燕霞平靜地說，“我代表我們小組全体同志，收下这张大字报！”她望着报上的画，挖苦地說：“真可惜！你給我們画的象，全都走了形，要不，我真想买个玻璃框把它装起。”她一边說，一边把大字报从墙上揭下来。

“你为啥揭走？”

“你如果喜欢貼着，我回头再貼上。”

“你要是不貼我們可不答应！”

“听你的！”燕霞断然地回答着，离开人群，向她的伙伴們走去。燕霞走后，看到这场爭执的群众，又紛紛指責鐘有不該欺侮姑娘們。鐘有一生气也扭头走掉了。人們还站在那里議論，剃光头的汉子說：鐘有他們免不了要顛倒走路；也有几个人替受攻击的人耽心：嗨！都是些姑娘娃啊！……。

米燕霞集合起她的娘子軍，用几句簡單的話，把情势講給大家，要大家打定主意：是干下去，还是把吹牛匠的帽子戴上？比燕霞大一岁的团支部委員米淑芳說：“咱去找找乡党委于書記。于書記長駐咱村，这么要紧的事，不先講給于書記，不合适。兴許他还能給咱出个好主意。”大家都說这个意見好，一齐跟着米燕霞往北巷去了。

于書記剛从鉄路南督战回来，正在房里洗臉。他是个喜乐的人，好脾性，象社員們說的，他即便发起脾气来，臉上也沒杀气。可是，当姑娘們哭丧着臉，七嘴八舌头，向他講了新发生的

事情，他連忙揩干了手臉，展開大字報，只讀了幾行，臉色就變得十分難看了。“媽的！”他罵人了。誰也知道他是難得罵人的。他點起一支又粗又長的卷煙，把那張報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最後，滅掉煙卷，對姑娘們說道：“這是一場冷子①。大樹不要緊；小花小草可就毀了，經這一打，難得還陽了，”他瞥了姑娘們一眼，接着說：“燕霞不要緊；淑芳也經得住；別的人呢？……有沒有誰把頭低下去了？”姑娘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齊把頭抬得高高地。米芹香看了于書記一眼，不好意思地微微笑着低下頭去，招着自己的手指甲，忽地又把雙手藏在身背後，勇敢地昂起頭來。于書記又問道：“有哭鼻子的沒有？”芸芸趕忙搶着答道：“啊呀呀，于書記！你看你嘛！我們誰也沒哭。”她說着也笑了，轉過臉去望着牆角。

“哭了也不要緊，只要及早把淚水變成汗珠就行。……”于書記笑着說，“現在你們說說，怎麼辦？是把地交回隊上去呢？還是——”

“不，不，那怎麼行？那樣一來，我們才真成

① 冷子，北方話，即冰雹。

了吹牛小組了！”不等于書記說完，姑娘們一齐搶着說。

“不能意气用事，也不能單凭一股热情。”于書記說，“四亩水澆地，可不是玩兒的。”

“啊呀！于書記也把我們看扁了！……別說千斤籽棉，我們聚的心勁可大哪，西半片那二亩，我們還打算亩產兩千，趕張秋香呢！……”“你看吧，非叫他李鐘有倒着走不可！”姑娘們熱勁沖天的亂嚷嚷着。

于書記用手指敲着大字報，收起笑容，一本正經地說：“鐘有這張大字報，雖說氣味不正，可是，也不是一點事實也沒有。你們總叫人家抓住了點辮子。”

半天沒說話的米燕霞說：“我也是這麼想。咱們的工作是有破綻。播種時，幸好各隊都有多預備的籽種，咱還能及時得到補救，今後如果在作務上再出個漏子，無法補救可怎麼辦？依我說，咱先把鐘有他們擱在一邊。還是改進咱們的組織、學習和工作要緊。我一邊跟鐘有爭吵，一邊就想過了，我想從今以後，咱們這辦法，大家看行不？”

“你說吧，說出來大家研究。”姑娘們齊聲

說。

燕霞正要說出自己的新辦法，這時機靈的芸芸神秘地向她搖搖手，嚟着小嘴指着窗戶，表示窗外有人偷聽。燕霞會意，笑着說：“誰愛聽就聽吧，這也不是秘密。”接着她便說起自己的辦法來。

窗外偷聽的人，起先聽見燕霞的話，吓了一跳，正想拔腳逃走，又聽見燕霞講起自己的辦法來，便留在窗外聽下去，甚至还掏出筆記本，作記錄。這是東頭個老三的兒子，因為嫌勞動太緊張，太吃力，平素又愛說調皮落后話，便成了鐘有的追隨者。他的大名羊蹄兒，同鐘有并排着寫在那張大字報上。原來，鐘有離開社委會門口之後，也把他那幾個人召集起來，把群眾的反映和燕霞的態度說給他的同伴聽。他們把情勢研究了一番，一致認為，滿不象原先估計的那樣令人開心。便決定派一名偵察前去探聽消息。為了耳目靈通起見，他們把總部移到羊蹄家里。羊蹄已經送了一次消息，那消息是：

“糟啦！”

“怎回事？”鐘有沉着地問。

“連于書記也生了咱們的气啦！一臉的烏

青!”

“不相干，到秋后，于書記也不能从別处弄些棉花来，給她們添数儿。”鐘有沉着地說，“你快去，看她們还說些啥？”小偵察羊蹄一溜烟跑出去后，楊家訓一再夸奖鐘有的看法：“她們把牛皮吹破，于書記能給她补嗎？哈哈，这回，可叫她們这些爱出风头的臭女子，得一点教訓！”鐘有說：“哼！看看她們平素那种傲气——”“可不是，就說燕霞嘛！眼睛長在脑門上，开起团支部会来，回回說我这也落后，那也落后。”

他們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越談越有味，談了老半天，还不見羊蹄回来。鐘有心里不实在，对家訓說：“羊蹄該不是被人家捉去了吧？”正說話間，羊蹄跑回来了。

“发现是发现了，可是人家沒捉！”羊蹄說。

“你怎么去了大半天——”

“我听燕霞講她下一步的办法哩！”

“啥办法？”鐘有和家訓着急地問。

“別慌！”羊蹄坐在門檻上，从腰里掏出筆記本，說道：“都在这上头。第一，人家九个人要成立一个技术夜校，請技术站同志来上課，于書記答应帶她們去請教員；第二，还是她們九个人，